

## 怀念亦师亦友的神仆——王永信牧师

李定武牧师

「更新传道会」创办人及美国总会总干事

认得王永信牧师似乎已是几辈子前的事，六0年代中期，我和妻子在伊利诺大学念研究所。那是个嬉皮常在校园中闹事的时代，但也是北美华人学生查经班如雨后春笋不断冒出的时代。那时的美国很少有华人教会，大部分的学生都分散在不同的美国教会里聚会，我个人就是在香槟城内一个极保守的基要派浸信会得救的，但每周五都固定参加校园中学生自组的查经班，那是我开始学习服事与研读圣经的地方。

1970年的夏天，大部分的学生都外出打工去了，查经班中的一位弟兄跑来告诉大家，他的表姊夫在底特律办了一个名叫「中信」的机构，人手不够，要我们帮忙去打扫办公室。没事做的我，望着大腹便便的妻子好像也没有要生的样子，就很高兴的与大家驾着老爷车，开5、6小时去了底特律。

我被分到的工作是打扫「中信」的厨房，那可是个够脏的厨房。但年轻人是不怕做事的（至少是我们那代的年轻人），忙了一天虽没见到负责「中信」的总干事，倒是第一次认识了瘦弱、温柔又会吃苦的王师母。临行前，王师母知道妻子快要生产，送了我们一条婴儿毯，对我这个穷学生而言，那正是我们需要的。这条毯子包了两个女儿，多年后才舍得丢掉。

能真正接触到王牧师是很偶然的事。同年的秋天，我们带着初生的大女儿搬去密西根湖边的一个小镇，Muskegon，在一家生产汽车引擎的公司上班。那个小镇上中国人连我们只有三家，我们也不知道神为何带我们来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。没想到刚上班不久，工头上楼来，说工厂里从台湾来了三位不会说英文的军官，是来学习如何改良台湾军车引擎的。我下去欢迎他们，同时邀请他们周五下班后到我们家吃晚饭。他们一听有中国菜吃都很高兴地来了。晚餐过后，我们在聊天中发现他们都很想家，因为不懂英文，很难适应美国生活，也很想知道有没有中文报可以看。

在我们那个鸟不生蛋的小镇，哪会有中文报可看？妻子灵机一动，邀请他们每周五固定来我们家吃晚饭，她也会翻译一些美国文章给他们看。他们三人一听可乐了，妻子就每周由「抉择」杂志中翻译一篇葛培理的布道文章给他们，饭后我们查经，有时也讨论文章内容，正式的讨论结束后，还有可口的宵夜可吃！

周末我们或带他们去底特律参观福特汽车展览馆，或到郊外走走。大家相处甚愉快，我们的老大也成为他们想自己孩子时的安慰。三个月很快的过去，我想周五的聚会就这么结束不行啊！灵机一动就想起在底特律的王永信牧师来。王牧师一听有布道会，满口答应，但他接着顺口问的那句话：「你们查经班有多大啊？」却让我的心凉了下來。那个年头，传道人不宜请到，我怕王牧师不肯来，只好把才半岁的 baby 也算进去，告之查经班很小，不过还是有 6 个人！感谢主，王牧师毫不嫌弃地说，他也正要到我们小镇的一家公司，请他们为他拍摄的「暗室之后」配音。我就是这样认得王永信牧师的。

多年后，我才了解到，我所认得的王牧师非凡人也！当时的我也从来没有想到，神会为我一生的服事路程上留有这样一个可效法的榜样。我所认得的王牧师是：

**\* 一个随时传福音的人。**1970 秋天的那个周末，我们满心感谢地接待王牧师，他布完道后竟然还给呼召，其中一位张中校举手决志。王牧师就请他到我们那简陋的卧房里去谈道（真的简陋，除了床外，家具全是纸盒铺上塑料布当桌子用的）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办「布道会」，见决志者被带入另一个房间后，也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了，只好继续叫大家唱诗歌，等王牧师再出现。谁知唱了 20 分钟，卧室里都没有动静，我开始紧张，只好继续唱下去。半小时后，张中校满头大汗地和王牧师一起出来了，两人都满面笑容。王牧师很高兴地宣布，张中校得救了！事后张中校告诉我们，他一直不敢作决志祷告，但对神说，如果外面会唱他最喜欢的诗歌——「你真伟大」，他就愿意信主。没想到我们最后还真唱了，他就立刻知道神听了他的祷告。感谢主！

这就是我初次接触到的王牧师——**一位热心的福音使者**。他的布道信息真诚而感人，一生的确带领了许多人信主。

**\* 他是一生过着简朴生活的人。**与他那次的相遇，更令我感动的是，一到我们家，他就把西装上衣脱了下来，但当我拿到卧房去替他挂上衣架时，没想到西装的衬里就和领子分了家！想到那时的他要花大笔钱给「暗室之后」电影配音，却没有为自己买一件象样的西装，令我这得救才一年的人又震撼又感动，决定从此以后也要学习王牧师过简朴生活。

时间过得飞快，平日能见到王牧师的机会也不多。2003 年的春天，更新学院开课，我们请王牧师来教——「普世宣教：原则、策略与实践」。我开着一部作生意的朋友淘汰下来的老爷面包车去机场接王牧师，他一上车就摇头叹气，说：「唉，定武，你怎么开这种车呢？」我不知道王牧师是担心这部老爷车上不了高速公路，还是车子令他颠得难过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，当初得救时从王牧师身上学到的榜样，我至少到那时都没有忘记。更感谢主的是，神也报答我要过简朴生活的心志，致今奉献已 33 年，一向过着绝不超支的生活，生平只买过两次车，其余都是别人送的，谁说传道人的日子不容易过？

认得王牧师的人很多，大概遍布全世界，他是大有名气的人物，但从我过去 40 多年来对王牧师的认识，我观察到他不但是**一位传福音的使者；一位一生过简朴生活的人**，他还有许多其它的特点：

**\* 他是一个拼命三郎**，永远不要命的向前看。只要神开小小一扇门，他就奋勇地挤入，另辟新天地。有时让跟他的人赶不上，但又在不知不觉间受他的影响，而扩大了自己普世宣教的眼光！

**\* 他是一位有异象，也能将异象付诸行动的神仆**。记得 80 年初，王牧师任华福会总干事时，我们到香港去看他，他笑着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：「为了希望推动华福运动，盼各地教会有合一的精神，我的头也撞得要开花了。」王牧师有希望全球华人教会同心广传福音的异象，要推动此异象谈何容易？但他有谦卑的心怀，无论到哪里去推动此异象，一定尊重当地负责人的背景，按他们教会的传统行圣礼，若没有这种宽大谦卑的胸怀，华福运动岂能推动得起来？我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华福大会，大家合唱「华福会歌」，其中那句：「普世华民，作主忠仆；高举十架，天下一家」，带给我深刻的印象，我们华人教会需要齐心朝合一的方向努力，更不要因着王牧师的去世，让此异象烟消雾散。

**\* 他是一个一生凭信心而活的神仆**。底特律时代的中信，经济相当困难，王牧师又对文字事工特有负担，每个月发行自排自印的中信月刊。对我们那个基督教信息贫乏的时代，中信月刊是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精神粮食。我深深记得，王牧师说到发行此刊物的挑战，有时搬了一大堆刊物到邮局，手头却没有邮费，但神的供应实在奇妙，祷告后竟然发现那天在邮局信箱里收到的奉献，正够用来寄月刊，神实在是不误事的神！日后，王牧师有心将「中信」搬去北加州，他很兴奋的告诉我，他找到一个鸡舍，也许改建之后就可以当办公室了，接着就浩浩荡荡地开着几部车搬了过去。为着他的「勇气」，我的妻子也自告奋勇地替王牧师翻译了一篇他写的英文见证—「鸡舍的神迹」。王牧师一向有「为后人种树的勇气」，他这种凭信心服事的勇气，日后在华福事奉时，可能遇到更大几百倍的挑战，但神依然让他经历到，我们的神是一位不误事的神，相信这些奇迹都是王师母和跟随王牧师多年的陈惠文可以见证的。

**\* 他终其一生提拔年轻的传道人**。很少人知道我之所以会参与文字事奉，和「更新传道会」的成立，都是在王牧师半鼓励半勉强的情况下开始的，今天「更新传道会」之所以能有「更新学院」，并能与南卡哥伦比亚圣经神学院合作，以致至少送出近 20 位传道人分别在宣教工场与华人教会中服事，除了要归功于该校任教的陆苏河教授外，王牧师也是功不可灭的间接媒人。王牧师不忌才，看重培养神国人才的重要是我一生的榜样。

**\* 他有不平则鸣的勇气**。王牧师是个严守圣经原则服事神的人，通常持守此原则的人，也有可能成为内心喜欢批评别人的人，但王牧师却常让我想到弥加书 6 章 4 节的经文：「世人哪……他（神）向

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。」我自己就经历到王牧师如何将这段话身体力行。

1995 年更新出版《新国际版研读本圣经》，那时中国的经济尚未起飞，国内传道人属灵书籍非常缺乏，神一直感动我要为国内传道人印一批《新国际版研读本圣经》给他们。更新虽然是个很不起眼的小福音机构，但神也加力，借着海外信徒的奉献，帮助我们能透过各种不同管道送进国内约 8 万本的研读本繁体版圣经。然而令我们十分伤心的是，大陆也因此经常有盗版出现。有一位海外传道人甚至将这本圣经大肆盗版，一本至少卖人民币 70 元，大赚外快。当我写信指摘这位传道人时，他竟然来信大骂，并向一些有领导地位的国内教会领袖控告我们的不是，甚至威胁我们，他要叫国内信徒写信给北美更新总会，把我们的电子邮箱挤爆！过了许久，有一次遇到王牧师，谈起这事，他直叹气、摇头，并没说什么。而当时的我也觉得，既然 8 万本研读本圣经已经送了进去，我的心事已了，不值得与不讲理的人计较，此事就不再处理。没想到，几个月后，王牧师打电话来，他说为此事他去了国内好几个城市，与不同的教会领袖说明，更新传道会的同工并不是一个爱钱或爱掌权的人（因当时有的家庭教会领袖认为更新强调版权的重要，就是爱权的表现），且把事情真相都说明白了。我听后虽心存感谢，但的确大吃一惊，觉得我在聊天时不知不觉地加给王牧师不少不必要的心理负担，然而也的确从他身上学到有关弥加书 6 章 4 节实际应用的方式。

**\* 他是一个有感情与敏感度的朋友。**有一年的春天，王牧师乘来 N.J. 服事之便，想顺道去宾州探望一位退休的美国宣教士。因为得知除了王牧师爱吃榴莲外，这位宣教士也爱，妻子就去中国超市买了几个大榴莲，让王牧师带一个给这位宣教士。看到两位老同工见面实在是有趣的事，俩人不但相拥而抱，当这位宣教士看到榴莲时，更是喜出望外，直向王牧师作揖，说：「不敢当！不敢当！」惟有基督的爱能让人跨过种族的鸿沟，更是基督的爱让我们不会忘记那些愿将一生奉献给中国，却孤单回归故土的老宣教士。我非常感谢王牧师为我立下关心退休传道人的榜样。后来我也试着每年过年时，打长途电话给一些曾在灵程上帮助过我，后已退休的传道人，他们每次收到电话都感到意外的惊喜，这带给我很深的感触。我想人无论多出名，一旦退休后总是寂寞的，纪念他们是我们后辈应作的事，感谢王牧师在生活小节上给我的提醒。

那次王牧师的来访，对我们家的影响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。拜访完那位宣教士后，晚上我们需要外出探访，正好大女儿由外地回来，我们就托她照顾一下王牧师。我的这个女儿从小在华人教会中长大，却对中国教会印象不佳，叫她照顾王牧师实在也令我们担心，是否能应对得体。晚上我们回来后，王牧师已经先睡了，倒是女儿很兴奋的告诉我们，她觉得这位传道人跟别的不大一样。首先，他不反对年轻人听摇滚乐，对现代音乐也略有所知，所以能谈得满开心。其次，谈到电影时，王牧师说他最喜欢的电

影是「齐瓦哥医生」(Dr. Zhivago)，我的女儿一听大不以为然，认为这个医生已有太太，却还交女朋友，她也很讶异有传道人会看这种电影的，但王牧师很有智慧，知道如何和半大不小的年轻人聊天，同时教了她不少正确的婚姻观。此外，我们走前交代女儿，饭后要弄榴莲给王牧师吃，她老大不愿意处理这种有异味的果实。后来却告诉我们她也吃了一点，因为王牧师坚持说：「This is the most wonderful creation of God! 人人都该学会欣赏！」今天我的这个女儿有时也吃榴莲，王牧师是功不可灭！

我感谢神让我有荣幸认得王牧师，也感谢他对我生命的影响，他的去世令我想到希伯来书作者的劝勉：「从前引导你们、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，你们要想念他们，效法他们的信心。」我们这一代成长在一个不平凡的时代里，在我们属灵还不成熟的时候，却有一群年长的传道人一路关心我们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成为我们服事时可随时求助与效法的榜样。帮助过我的传道人很多，诸如：鼓励我一面传道，一面要传讲阅读属灵书籍重要的周主培牧师；临终前还不忘耳提面命叫我不可忘记服事神的重要原则：不可存着隐而未现的动机服事的林道亮院长（对了，他也叫我每天要喝一小瓶白兰氏鸡精和一调羹和了蜜的醋，可惜都没照着去行！）；叫我要天天吃生土豆增强免疫力，好好服事学生的日本丁妈妈；鼓励我该多读几次他写的「一元美金的神迹」，要学会一生凭信心靠神而活的焦源濂牧师；鼓励我在神学院毕业后从事释经讲道的滕近辉牧师；不时托人由北京带来美金奉献支持更新的袁湘澄（？）牧师等等，若再加上一些美国传道人，就更是数不胜数了。

没有人是一个孤岛，我们传道人尤其需要有服事经验的长辈在一旁耳提面命，他们能忠心在神的工场上几十年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我为他们向神感谢，同时也期待着有一天，要在天堂与他们再相见。愿神安慰王师母及所有爱王牧师的亲友的心，王牧师息了世上的劳苦，有一天我们也都将跟随他而去，到那时，我们不但见到所有帮助我们服事的长辈，更要见到我们服事了一生的大牧人。那个大团员，将会是一个多么快乐又令人振奋的场面！

李贞武



《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》 第 52 期 2018 年 4 月号